

世 纪 童 话 世 纪 童 话 世 纪 童 话

“白鲸号”梦舟

朱效文 / 著



明天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玻璃门里的男孩子	1
第二章	男孩的街头地摊	12
第三章	天文台的神秘鸟群	24
第四章	拥抱华南虎	38
第五章	我想做侦探	53
第六章	放飞心灵的密码	63
第七章	与野人共舞	74
第八章	找妈妈的小流星	91

第九章	送蓝鲸回家	102
第十章	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	111
第十一章	两个梅老师	122
第十二章	夜树林里的蓝色帐篷	134
第十三章	大人眼里的两个我	144
第十四章	真假难辨	153
第十五章	失败的大人侦探	160
第十六章	断线的风筝	171
第十七章	放弃誓言	181
第十八章	贝壳日记	191



第一章

玻璃门里的男孩子

我的船起航了。

它在每一天的任何时候都能起航。只有一样东西的魔力能阻止它航行，那就是“题海”，算题的海洋。

窗外是真正的海，湛蓝色的大海。海平线像翘翘板在左右摇摆。躺在船舱里，有小时候睡在摇篮里的那种舒适的感觉。从舷窗望出去，能看见海平线上漂浮着的一艘艘白色的轮船，像是一头头白色的鲸鱼正在离开大海游向蔚蓝的天空。一群群海鸥在舷窗边潇洒地飞翔



着。倏忽有一只海鸥从舷窗里飞进来，轻轻地落在舷窗下的低柜上。这海鸥通体透明，在日光下闪着水晶般柔和的光泽；它倏忽又像没有体重的精灵，轻盈飘逸地在咸湿的空气里舞蹈。

我突然伸出双手，想去触摸这只透明的海鸥。

这时却有人在敲门，敲我的船舱的门，而且敲得很重，一点没把我这“白鲸号”的女船长放在眼里。

“进来！舱门没上锁！”我尖着嗓子大声喊，生怕窗外的海浪声和舱底的机器发动声太喧嚣，使门外的人听不见我的喊声。

门开了，进来的是妈妈，船长的妈妈。难怪她会不把船长放在眼里。

“还在睡觉啊？再不好好多做些题，怎么去考重点中学！”妈妈又祭出了“题海”这件法宝，它的魔力足以阻止我远航。

“‘白鲸号’返航！”我无可奈何地发布命令。

于是我又回到了陆地上，回到了我小小的“闺房”里。

墙壁上没有舷窗，只有几幅画着蓝色海洋、海鸥和海平线上的白色渔船的油画和照片。油画是我自己在装璜商店里挑选的，照片是从画报上剪的，镶嵌在我用草茎和绒线自制的圆形镜框里。墙纸是海岛椰林的图案。唯一



的一扇窗户上挂着浅蓝色的窗帘，上面印着琳琅满目的海底生物。有静止的海龟、珊瑚，有游动的鱼类、虾群。当我驾驶着潜艇去海底遨游时，潜艇的正前方就指向这片海域。

我的一只不小的书橱里有整整一层摆的不是书，而是五光十色的海螺、贝壳和龙虾标本。低柜上放着一只用玻璃制作的海鸥，它轻扬双翅，跃跃欲试，仿佛时刻都会飞离这小屋，飞向那辽阔的海空。这是我最喜爱的工艺品。我常常在睡觉时，把它放在我的枕头边，让它伴着我入梦，在梦中伴我去海空翱翔。

现在我不是船长了，我只是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我趴在3尺宽的小桌上，乖乖地做题。其实我从来不讨厌读书，相反，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我讨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做题上，讨厌把分数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我喜欢在学习之余做些别的事，比如读一些课外书（像周锐的童话，秦文君的小说，班马和殷健灵的诗），比如遐想，比如旅行，比如去看大海……

我最喜欢大海。虽然我只见到过一次真正的大海。那是在前年的暑假，爸爸带我去海南岛。

我站在美丽的亚龙湾，脚踩着细如精盐般的银白沙



子,眼望着宝石一样碧蓝纯净的海水,霎时间我就被它迷住了,仿佛整个身心顷刻都融化在这大海里,变得宁静纯洁,变得博大宽广,变得柔美壮丽。我真想让自己化作海滩上一棵妩媚的椰树,终日陪伴着大海。

那年我才 10 岁。

从那一刻起,我就确信自己和大海有缘。于是我开始搜集与大海有关的书和图片,贝壳和工艺品;我开始把我小小的“闺房”打扮成一艘在大海里航行的船,装饰成一个海的世界。

是船就得有个名称。于是我把这艘船称作“白鲸号”,我觉得这个名称很有诗意。听说有本很有名的写大海的小说叫《白鲸》,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的。虽然我还没有看过,但我一定会把它找来看一看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好看的女老师(好像姓王)曾经对我说,她自从读过《白鲸》后,就深深地迷恋上了大海。所以,我就把我的船命名为“白鲸号”。可是现在,我只好趴在我的小桌上乖乖地做题。

其实我早就做完了老师布置给我的全部作业。但妈妈却又给我安排了一大堆功课,有《AB 卷》、《ABC 卷》、《ABCD 卷》,有外语、数学、钢琴、书法、写作、家政等等等等。



我对妈妈说：这么多作业，做一年也做不完啊！

妈妈安慰我说：慢慢做，别着急，能有多少就有多少，做总比不做好。

我说：做不完，这些书就浪费了。

妈妈笑着说：这里有的书编得蛮好的，就是做不完，也不要弄坏了，好好保管，还能传代的！

啊？我吓了一跳。妈妈是说，这些作业，我这辈子要是做不完，就留到将来，让我的儿子（或者女儿）接着做；要是他们再做不完呢，就让他们儿子女儿再接着做……哇呀！我只觉得额头上突地冒起了许多鸡皮疙瘩。

我家有一个阳台。

这算不了什么大事。可这偏偏又是一桩大事。因为整幢大楼，不，是差不多全城所有的住宅大楼，如今都没有阳台了。所有的阳台都封起来了，装了铝合金窗，铺了地板，变成了房间。

所以，我家的阳台就成了稀罕物。我家的阳台是我要留下来的。有一个阳台就离大自然近一些，离大海也近一些，能远远地闻到大海的气息。要是连阳台也没有了，真的成了全封闭，跟坐牢没有两样了！于是我就跟爸爸吵，跟妈妈吵，吵完了不理他们，不理完了再吵，直到他



们“投降”。

我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铝合金玻璃门，在精致的竹躺椅上坐下，望着远远的老香樟出神。蓦地，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淡褐色的玻璃门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男孩的身影。那是一座被铝合金窗封闭的“阳台”，窗门打开了，男孩从里面探出身来，昂起头，凝神遥望着渺远的天空。那是个大男孩，脸上挂着初中男孩才会有的沉思的表情，鼻子和下巴很有点线条感，头上梳着“申花”队球星祁宏式的分头。他的上半身竭力地往窗外探，以致我都有点担心他会不会摔出去。他看得那么专注，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忧郁。但这是我感觉出来的，不是我看出来的。

男孩忽然伸出手，手里捧着一架纸飞机，一架像木制的飞机模型那样大的纸飞机，在空中比划着，做着飞行前的准备。

我的心忽然抽紧了。照这个方向让飞机飞出去，很可能会飞到我的阳台上来的。我要把它接住，我能接住它。

可是，他比划了一遍又一遍，纸飞机却依然在他的手里。

这时我忽然产生出想回头去看看他的愿望。



我回过头去了。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没有男孩，也没有纸飞机，连那扇开着的窗户都找不到。

我再回过头来看玻璃门，那男孩却又出现了，手里还举着那架纸飞机。

我又一次回过头去。但男孩却又不见了。他在和我捉迷藏？

尽管我很失望，但我还是觉得那男孩有点和别的男孩不一样，他专注的表情很纯，也很青春；他忧郁的眼神很深沉，也很诗意。

他一定和我一样孤独，他爸爸妈妈一定也管得他很死，不让他出去玩。

我很想再见到他。

我想和他说话。

今天是周日，可我仍然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的。

爸爸出差去了，他老是出差，天南海北地跑。

妈妈的朋友特多，所以她总爱出门，就是她自己不去，她的朋友也会跑来叫她。爸爸在家也是这样，更不用说爸爸不在家了。有一次，爸爸故意装出撒娇的样子想留下妈妈来陪他。可妈妈笑着说：都老夫老妻的了，还陪什么呀！天天看来看去的，不怕看厌了？



妈妈大概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太寂寞，出门前，总是给我布置一大堆作业，还说她回家后要检查的。我怀疑她已经知道了“白鲸号”的秘密，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它起航。

我正在慢慢地吃一盒“蔓登琳”牌冰淇淋，忽然有人放肆地拼命地敲我的门。我打开门（保险钩仍然挂着），从半尺宽的门缝里往外看，门外站着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大男孩。我觉得他有点面熟。

大男孩扯着哑嗓门，露出一口很白的牙，很张扬地喊：“开开门呀！我的足球踢到你们家里了，快让我拿回去！”

足球？我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家住在三楼，一脚球踢那么高，不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才怪呢！我的耳朵又没聋。

大男孩说：“你是没聋，可球在你家里！你快开门。要是没球，我送一套《巨人丛书》给你，里面有梅子涵写的《女儿的故事》，你看过没有？不过要是有了球，嗨嗨……”

我一听来劲了，一边开门一边说：“要是有了球，我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你！”可我心里却在想，哇！这套《巨人丛书》我肯定赢到手了。

大男孩“腾腾腾”跑进房间，在窗前转悠了一圈，夹起



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足球就往外走，临出门时，还诡谲地朝我咧开嘴笑了笑。

我惊呆了。这球什么时候踢进来的？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还好，他走时空着手，没拿走我的新书包，要不可就惨了！

当我走进“闺房”准备做作业时，我不可思议地发现，我的新书包没有了！我翻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可它刚才还在的呀。难道被这讨厌的男孩……不，他压根儿就没进我这房间！

不行，我还是得去找他！不找他我还能找谁？书包掉了顶多再买一个，里面的书和本子掉了那可就完了！

我拼命跑到楼下，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大街小巷，却没看见一个踢球的人。

我垂头丧气地正要往家里走，蓦然我的眼睛一亮！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树上分明挂着一只簇新的石磨蓝布书包。

我的书包！我飞也似地奔过去，将书包从树杈上取下来，仔仔细细翻了一遍，谢天谢地，一样东西没少。

回家开门时的一刹那，我忽然想起来了，这男孩清秀的脸，线条感很强的下巴和鼻子，还有那像祁宏一样梳得很潇洒的分头，挺像在阳台玻璃门里看到过的那个男孩。



怪不得有点脸熟呢，肯定是他！

不，肯定不是他！这个很张扬、很诡谲的男孩，跟阳台玻璃门里的那个很忧郁、很文静的男孩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我有点儿兴奋，又有点儿沮丧地躺在床上，狭小的颅壳里塞满了一个又一个古怪的念头。低柜上的海鸥，油画上的渔船和窗帘上的鱼、虾、海龟们都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在问我：嘿，船长！“白鲸号”为什么还不起航？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在天山公园里，又见到了这古怪的男孩。他独自坐在湖边的长凳上，默默地捧着一本外语书在读。也许是出于好奇心，我心里突然冒出想认识他的念头。我走到他身边，指着长凳问：“嗨，这儿有人吗？”

他抬头朝我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将身体往边上挪了挪，还没等我坐下，伸手就把原来放在左侧的书包搬到了右侧，刚好放在他和我的中间，筑成了一道“墙”。

我在“墙”外坐下，对“墙”内的他说：“哎，我好像见到过你。”

“没，没有。”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打颤，似乎很胆怯。



在他敞开的书包口上，露出一截包着白色铜版纸的书，上面写着：初二(3)班南晓鸽。

“我叫苏铃，读小学5年级。我们大概是邻居吧？”我又说。

“邻居？我不知道。”他回答得很拘谨，一点不像潇洒的初二男孩。

“你好像来过我家。”我紧追不舍。

“不，我不认识你。”他神色忧郁地说。忽然他拿起书包，做出想走的样子。

“你别走，你经常踢足球吗？”我不甘心地抢着问。

“足球？我从来没踢过。”他从长凳上站起来。

“你别走呀！你坐下看书，我，我走了。”这下，轮到我语无伦次了。我匆匆地逃离了他。其实我只是好奇，根本不想妨碍他读书。

也许他们是双胞胎？我这样想。这湖边长凳上的忧郁的男孩，跟阳台玻璃门里的男孩，绝对是一个人。而那个“偷”走我书包的男孩，肯定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要不怎么相貌一样，脾气却完全不同呢？



第二章 男孩的街头地摊

星期日的早晨，阳光像金子一样铺洒在“白鲸号”的甲板上。从舷窗口望出去，宛若美女秀发的巨大椰树叶告诉我，这儿已是热带海域，但不知是马绍尔群岛还是加罗林群岛？我应该查一查航海图，免得我的大副、二副们嘲笑我这个女船长无能。

我们航行的目标是一个无人的小岛，它不属于任何国家，但却拥有最丰富的热带生物种类，我将在这里建立起我的科学实验基地和中国青少年野营探险基地。



我看见那座岛了。看见了！舷窗外那座像绿宝石一样覆盖着浓密森林，四周环绕着像白金手镯一般银色沙滩的小岛。“白鲸号”正向它驶去，驶去……

蓦地，船舱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了。

“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来？太没有礼貌了！”我生气地喊。

“哎哟我的小姐，我跟你道歉好不好？”说话的是妈妈。船长的妈妈比船长大。

“干什么呀？我还没醒来呢！”我嗓音含混地嘟哝着。

“还不起来？太阳晒烫屁股了！古人怎么说的嘞？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是不是？”

“是‘徒伤悲’！不懂就别说。”我故意装得很傲慢，想让妈妈早点离开我的船舱。

可是妈妈并不计较我的态度，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快起来了，点心都凉了，吃完了做功课。”

“功课我都做完了！”

“那就练琴。”

“啊？哦，对了，钢琴老师说，旧的乐谱不用了，要你给我买新的。”

“那你就自己上街去买。顺便看看，找件新鲜事，构思一篇作文。”



哇，你也太残酷了！连上街买东西也要附加功课？我算是输给你了。

我只好下令抛锚，让船停泊在离海岸只有几公里的地方。

我不想返航，因为我太喜欢这座玲珑剔透的小岛了。我的透明的海鸥去岛上飞了一圈，回来报告说，这岛上的森林里有猴子、大象、长颈鹿和形迹可疑的大棕熊，海滩上有海龟、玳瑁、大海螺和来历不明的白色鲸鱼。真是应有尽有！唯独少一样，那就是人，当然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旗。太好了，我要找的正是这座岛！

但是我必须先上街去买乐谱，同时还要构思一篇作文。

我的“白鲸号”上是没有钢琴的，虽然它很豪华。

宁静安谧的街心花园，平日像一块幽雅的绿宝石，镶嵌在繁华闹市的十字路口上；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人头攒动，噪声四起。

我好奇地走近一看，哇！竟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在摆地摊卖衣服。一块巨大的塑料布上，摊满了各种尺寸式样不一的春秋装和夏装，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有的式样还挺时髦，好像在哪份时装杂志上看见过。衣